

觀林詩話

艇齋詩話

附校 譌 續校 補校

竹坡詩話





100

100

艇齋詩話

附校誦
續校補校

曾季狸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藝海珠塵
及琳琅秘室叢書皆收有此書
琳琅初印本有胡珽校譌翻印
本又增入董金鑑續校及補校
故據琳琅翻印本排印

四庫未收書

艇齋詩話一卷提要

張金吾藏書志

宋南豐曾季狸裘甫撰。陳振孫曰：曾鞏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曰大理司直晦之。季狸其子也。見艇齋雜著歸題是書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讀書敏求記俱著錄。近則罕有傳本。四庫全書著錄宋人詩話及附載存目者幾五十種。而此獨見遺。則傳本之稀可知。是固與蓮堂詩話同爲詩話中之祕冊也。

艇齋詩話

宋 南豐曾季狸奏甫撰

韓退之樹雞詩云。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予按割龍耳事。兩出柳子厚龍城錄。載茅山處士吳綽因採藥於華陽洞。見小兒手把大珠三顆。戲於松下。綽見之。因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爲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得不二十步。見兒化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以藥斧斫之。落左耳。而失珠所在。又馮贇雲僊散錄載。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血墮地生。此李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然龍城錄載割華陽洞龍左耳事。而雲僊散錄乃有乖龍割耳之說。二書各有可取也。洪慶善注韓文甚詳。而於此獨缺文。不知其如何也。

唐人詩用遲字皆得意。其一。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詩也。其一。鑪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楊巨源詩也。又韋蘇州細雨詩。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亦佳句。

前人詩用重字有三。雨壓梨花煙重。雪壓梅花香重。殘月落花煙重。皆有思致。呂東萊尤喜雪壓梅花香重。

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王維。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李嘉祐。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艸得歸遲。

原缺四行每行二十字

東湖言癡可初作詩取前人詩得意者手寫之目爲顛倒篇自後其詩大進

東湖言荆公桃源行前二句倒了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當言秦人半死長城下望夷宮中鹿爲馬方有倫序

東湖言荆公畫虎行用老杜畫鸛行奪胎換骨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老杜詩中喜用秦字予嘗考之凡押秦字韻者十七八章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錦江元過楚劍關復通秦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錦谷元通漢沱江本向秦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近聞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兵戈罷擁蜀聚斂強輸秦故國當北斗直指照西秦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蓋老杜秦人也故喜言秦

晏叔原小詞無處說相思背面鞦韆下呂東萊極喜誦此詞以爲有思致然此語本李義山詩云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呂東萊粥香餠白是今年。粥香餠白四字。本李義山寒食詩云。粥香餠白杏花天。

老杜詩公孫大娘舞劍器行。世人多以爲公孫能舞劍。非也。蓋公孫善舞劍器。劍器者。曲名也。詩序言公孫氏舞劍渾脫。又言舞西河劍器。然則渾脫。西河劍器。三者皆曲名也。詩中又言妙舞此曲。神揚揚。則知爲曲信矣。安有婦人能舞刀劍者乎。後人承誤。不能深考耳。

東坡平山堂詞云。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然山色有無中。本王維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東坡羨君懷中雙橘紅。用陸績事也。以績傳考之。云懷中橘三枚。卻不云二枚也。

東湖論作詩喜對景能賦。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若無是景而作。卽謂之脫空詩。不足貴也。

東湖喜呂東萊樹陰不礙帆影過。雨氣卻隨潮信來。東湖見予誦東萊詩云。傳聞胡虜三年旱。勢合河山一戰收。云何不道不戰收。

東湖又見東萊滿堂舉酒話疇昔。疑是中原無是時。云不合道破話疇昔。若改此三字。方覺下句好。

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

韓子蒼作送呂東萊赴召詩。甚得意。東萊止稱一句。厭見西江殺氣橫。云是詩語。

東湖喜錢氏子忘其名一聯云。鷗飛波蕩綠。牛臥艸分青。

東萊送珪公果公入閩中詩五言。宿昔春水生者。絕似選詩。東萊自云。

東萊濟陰寄故人柳絮飛時與君別有兩本者東萊少時作後失其本在臨川因與學徒舉此詩亡之遂用前四句及結尾兩句補成一篇已而得舊詩遂兩存之落花寂寂長安路者是舊詩千書百書要相就者是追作

東湖喜荆公燕侍郎畫山水圖詩其間云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予仁人志士埋黃土只有粉墨歸囊楮此可謂能形容燕公也

崔德符詩人間火定熱我死不肯炙真節士之詩

荆公汴水詩云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中人物不相似處處蟬聲令客愁讀此足知汴水湍急一日動數百里

荆公北山梅花何所似一篇詩意高遠

東湖紫極宮七言詩自云爲七言之冠東萊亦喜此詩

山谷贛上食蓮詩讀之知其孝弟人也東湖每喜誦此詩

呂東萊喜令人讀東坡詩

東萊不喜荆公詩云汪信民嘗言荆公詩失之褻弱每一詩中必有依依嫋嫋等字予以東萊之言考之荆公詩每篇必用連縣字信民之言不繆然其律切藻麗亦不可掩也

老杜桃竹引云。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雙杖喻李郭二人也。

山谷和高麗松扇詩云。可憐遠渡幘溝淩。不堪今時襍幘子。幘溝淩高麗城名也。見三國志。襍幘子用程曉伏日詩。今時襍幘子。觸熱向人門。

韓退之雪詩。笱詩。皆譏時相。雪詩云。未能裨嶽嶺。強欲效鹽梅。松篁遭挫折。糞壤獲饒培。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凌布被。光肯離金壘。笱詩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鶩。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外恨包藏密。中仍節目繁。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身事虞瓦礫。計欲掩蘭蓀。其言皆有譏誚。非徒作也。

老杜詩云。河內無因借寇恂。然借寇事在南陽潁川。非在河內也。

老杜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山谷云。此送人迎庭闈詩。故用此二事。皆孝於親者。然王祥臥冰於魚事用之則可。孟宗乃母亡後思母所嗜冬月生筍。恐不應用也。

大凡人爲學不拘蚤晚。高適五十歲始爲詩。老蘇二十七歲始爲文。皆不害其爲工也。

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雖不逮於己者。亦不敢少忽也。以韓退之之於文。杜子美之於詩。視王楊盧駱之文。不啻如俳優。而王績之文。於退之猶土苴爾。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王績醉鄉記。方且有歆豔不及之語。子美於王楊盧駱之文。又以爲時體而不敢輕議。古人用心忠厚如此。異乎今人露才揚己。未有寸

長者已譏議前輩。此皇甫持正所以有衙官老兵之論。衙官非持正語。

韓子蒼詩。塵緣吾未斷。不是薄蓬萊。薄蓬萊三字。蓋柳子厚禪龍說。吾薄蓬萊。羞昆侖。

陳後山爲正字詩云。寧辭乳媪譏。用南史何承天事。

呂東萊詩用拍張公事。出南史王儉傳。王敬則云。臣以拍張得爲三公。

荆公賀曾魯公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愧燕臺。人多疑隗始無出處。不知韓退之聯句云。受恩從隗始。則隗始出於韓文也。

韓子蒼泛汴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末章卻云。水色天光共蔚藍。汴水黃濁。安得蔚藍也。東湖詩云。晝暖坐迎日。夜寒眠見星。說者謂能盡泛汴之景。

東湖宮亭湖詩極佳。嘗自誦與予言。沙岸委它白。雲林迤邐青。千山擁廬阜。百水會宮亭。說得景物出。身在宮亭經行。方見其工。予謂此詩全似老杜。

東湖畫虎圖詩云。不向南山尋李廣。卻來東海笑黃公。黃公虎事。見李善文選注。

唐人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有人舉此詩。稱其語意之美。呂東萊聞之。笑曰。此只如市井人歎世之詞。有何好處。予以東萊之言思之。信然。

呂東萊喜張文潛七夕歌。令人誦。

呂東萊喜潘邠老活谿詩。

山谷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請葛名家捋虎鬚。予嘗見東湖口詞。與此本不同。云宣城諸葛尊雞距。筆陣王家將鼠鬚。雞距鼠鬚皆筆名也。言蹲言捋則無意義。言尊言將則有理。東湖喜誦此詩。又喜知常軒詩。卽新成鼓角報斜陽者是也。二詩皆親見其誦。

山谷詩人米事。用北史盧思道事。

山谷謝人茶詩云。涪翁投贈非世味。自許詩情合得嘗。出薛能茶詩云。麤官乞與真拋卻。只有詩情合得嘗。

東湖明皇夜遊圖詩。宜和閒作。其意蓋諷當時也。詩中云。苑風翠袖溼。宮露赭袍光。可見其遊宴達旦也。閨閣連閭闔。驂駟從驪驪。可見其宮禁與外無閒也。東湖嘗對予自釋其意如此。

前人詩言立鷺者凡三處。公稻田水浸立白鷺。東坡潁水清淺可立鷺。呂東萊稻水立白鷺。皆本於李嘉祐漠漠水田飛白鷺。然翦截簡徑。則東萊五字盡之矣。

東萊喜東坡贈眼醫王彥若詩。王履道亦言東坡自負此詩。多自書與人。予讀其詩。如佛經中偈贊。真奇作也。

張元幹紹興間人。詩不多見。其人蓋嘗識東湖。所謂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者。是也。後以累失官。有滿

湘圖詩甚佳。云落日孤煙過洞庭。黃陵祠伴白蘋汀。欲知萬里蒼梧恨。淚盡君山一點青。

古今游廬山詩。予得兩首絕佳。其一潘子真詩。話所載王光遠云。明朝山北山南路。各自逢人話勝遊。蓋廬山之美不可盡。惟此兩句形容得極佳。又張元幹詩云。古水寒藤挽我住。身非靖節誰能留。多慚不及鸞谿水。長向山前山後流。此詩興致極高遠。

東湖滕王閣詩。用老杜玉臺觀詩本首云。一日因王造。千年與客遊。卽老杜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也。

老杜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溼。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有出處。自天中之常暑。袵絺綌是也。

秦少章在嶺外貶所有詩云。揮汗讀書不已。人皆笑我何求。我豈更求聞達。日長聊以消憂。其語平易渾成。真老作也。今集中不見有之。予見呂東萊之子逢吉口說。

杜詩驚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今艸堂石本作驚貴羲之墨。貴比費雖無義理。然艸堂入石本不應有誤也。

老杜有岳陽樓詩。孟浩然亦有浩然雖不及老杜。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自雄壯。

老杜螢火詩。蓋譏小人得時。其首云。幸因腐艸出。敢近太陽飛。蓋其言所出卑下也。其卒章云。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蓋言君子用事。則掃蕩無遺也。老杜之詩所以冠絕古今者。以此。詩人李嘉祐亦嘗賦螢火詩云。映水光難定。凌虛體自輕。夜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向燭仍藏焰。投書更有情。猶將流亂影。來此

傍簷檀八句規規然詠一物而已。視杜詩真所謂小巫也。

老杜寫物之工。皆出於目見。如花妥靨。捐蝶。谿喧。獺趁魚。片泥隨燕鶯。花粉上蜂鬚。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風經粉蝶喜。花暖蜜蜂喧。非目見安能造此等語。又杜詩中喜言蜜蜂。如上所錄是也。

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爲韵。人知爲唐人詩。而不知其爲誰氏也。顧陶詩選載暢當作。當有詩名。其詩云。單中醉飲作。則前四句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梗莎敲坐穩。冷石醉眠醒。皆佳句。狀得醉與酒渴之意。極工。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以上皆東坡尺牘中語。此最是爲學下工夫捷徑。予少時亦頗窺見此術。然不能以此告人。及見東坡所言。輒然當人心。善爲學者。不可不知也。王郎卽子由。今坡集亦有此書。但有論說及賈誼陸贄之學者。不見此幅。此蓋書之別紙也。

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爾。後世遂因仍其說。治平中有虎丘僧思悅者。編淵明集。獨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閒九首皆晉安帝時。

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思悅之言。信而有證矣。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祕。遂以韋柳配淵明。凝式配顏魯公。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

東坡黃子思詩序。論詩至李杜。字畫至顏柳。無遺巧矣。然鍾王蕭散簡遠之意。至顏柳而盡。魏晉詩人高風遠韻。至李杜而亦衰。此說最妙。大抵一盛則一衰。後世以爲盛。則古意必已衰。物物皆然。不獨詩字畫然也。

荆公詩云。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鉤絲。二詩語甚相似。

陶淵明詩。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一篇說得秋意極妙。韓退之秋懷。窗前雨好樹。惻惻鳴不已。一篇亦好。雖不及淵明蕭散。然說得秋意出。予每至秋。喜誦此二詩。及歐公秋聲賦。

東湖喜誦韋蘇州贈王侍御詩。心如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一篇真佳句也。

韓子蒼憶昨。昭文並直廬。與君三歲侍皇居。花開輦路春迎駕。日麗蓬山曉曝書。學士南來尙巖穴。神州北望已丘墟。忽逢漢節滄江上。握手西風淚滿裾。全用韋蘇州詩爲之。蘇州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

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僊駕飄飄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又成悲。

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

東湖言王維雪詩不可學。平生喜此詩。其詩云。寒更催曉箭。清鏡減衰顏。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閒。借問袁安舍。脩然尙閉關。又言。柳子厚雪詩四句說盡。

東湖言荆公詩多學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

東湖言荆公月移花影上闌杆。不是好詩。予以爲止似小詞。

東湖言山谷詩對樵櫟子對得不親。

東湖自言作詩至德興方知前日之非。

東湖喜山谷落星寺詩。

高子勉國香詩極好。有唐人歌行筆力。

荆公送人使虜詩云。留犁撓酒見戎心。繡袷通歡歲月深。秦少遊送人使虜亦云。留犁撓酒知胡意。尺牘貽書見漢情。皆用留犁撓酒事。見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單于盟。單于以路徑刀金瑠璃撓酒。注說撓也。

荆公定林詩云。定林修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五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嘗見許子禮吏。

部云渠親見定林題壁。不云修木云喬木。不云石路云去路。不云弄潺湲。曰聽潺湲。又試院中詩云。白髮無聊病更侵。移牀向竹臥秋陰。子禮云見荆公真本。不云向竹臥秋陰。卻云臥竹向秋陰。皆與印本不同。東湖詩云。芙蕖漫漫疑無路。楊柳蕭蕭獨閉門。荆公云。漫漫芙蕖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又唐人劉威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蕖無路通。三人者同一機杼也。東湖云。荆公謝安詩云。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蓋譏安也。而其詩自言志。卻云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章江卽淚流。何其與譏安相反邪。人問韓子蒼詩法。蒼舉唐人詩。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子蒼用子蒼之言。偏觀古人作詩。規模全在此矣。如唐人詩。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又如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風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又如荆公詩。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皆此機杼也。學詩者不可不知。

東萊木芙蓉絕句云。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著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極雍容含不盡之意。蓋絕句之法也。荆公詠木芙蓉云。還似美人初睡起。強臨青鏡欲妝慵。覺得味短不及遠矣。○持正丞相貶安州時。攜一鸚鵡及侍兒名琵琶者同行。及其歸。則侍兒已死。而鸚鵡存焉。蔡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悠悠漢江水。同渡不同歸。亦極有思致。得絕句詩體。

柳子厚覺衰。讀書二詩。蕭散簡遠。穠纖合度。實之淵明集中。不復可辨。予嘗三復其詩。